

陈德中 著

道德的限度本身就是一种道德上重要的东西。



威廉姆斯
Williams

大家精要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大家精要

陈德中 著

威廉姆斯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代号: SK17N021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威廉姆斯/陈德中著.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7.5

(大家精要)

ISBN 978-7-5613-9059-7

I. ①威… II. ①陈… III. ①威廉姆斯(Bernard Arthur Owen Williams 1929—2003)—传记 IV. ①B56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91670号

威廉姆斯 WEILIANMUSI

陈德中 著

责任编辑 宋媛媛

封面设计 张潇伊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制 三河市良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60mm×980mm 1/16

印 张 10

字 数 100千

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9059-7

定 价 20.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 请与本公司销售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9) 85303879 传真: (029) 85307864 85303629

目 录

第1章 生平、著述与理论主线 / 001

生平与著述 / 001

性情、本真与偶然、竞争 / 012

第2章 完整的人生计划与伦理学的展开 / 019

道德运气 / 019

理由内在主义 / 025

辩护理由与行动动机 / 030

功利主义与人格完整性 / 033

威廉姆斯的性情说 / 041

真与真实 / 045

威廉姆斯与尼采：真实感与现实感 / 050

第3章 偶然性、历史与哲学反思的局限 / 062

“哲学需要历史”与“历史的要旨” / 062

反思与实践的关系 / 069

理性反思有其力量，但力量有限 / 076

道德与伦理 / 084

维特根斯坦，约定论与多元主义 / 086

羞耻与必然性 / 090

威廉姆斯的距离的相对主义 / 093

第4章 从价值多元主义到政治现实主义 / 107

《泰初有为》一书的多元竞争基调 / 107

价值多元主义 / 116

从价值多元到政治竞争 / 121

什么是“政治的” / 124

人造物、约定论与持续建构 / 130

政治自主与道德考量 / 134

多元主义、自主与冲突的政治 / 139

结语 / 145

附录

年谱 / 150

主要著作 / 151

参考书目 / 152

第 1 章

生平、著述与理论主线

生平与著述

伯纳德·阿瑟·欧文·威廉姆斯（Bernard Arthur Owen Williams, 1929~2003）是 20 世纪后半叶英语世界最有影响的道德哲学家。其一生出版有十几种作品，这些作品旨在重新将历史与文化、政治与心理及古代希腊人的眼光引入道德哲学研究。威廉姆斯以对当代道德哲学的这种坚持不懈的重新定位而著称。当代人从他的这种努力中正源源不断地获取着新灵感，对于威廉姆斯的研究因而也就在他去世之后变得更加密集和富有成果。

威廉姆斯于 1929 年 9 月 21 日出生于伦敦东北部艾塞克斯郡一个名叫滨海西崖的海边小镇。他在家乡的齐格威尔学校上完中学，在那里接受了从古典语言学到现代科学的各种基础知识教育，随后就去了牛津学习古典学。齐格威尔中学是一个著名的文法学校。这种学校以学习和传授古希腊的经典为主要宗旨，在 20 世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这种教育模式一直都是

英国教育的一个传统模式。这种模式在二战以后，随着现代教育的发展就基本消亡了。所以大概可以说，威廉姆斯能够接受这样的古典教育颇为偶然，他是赶上了古典教育的末班车。这得益于他上学时这个中学学校的校长。这个校长是牛津毕业的，他以牛津的古典学传统为自豪，并且以为牛津输送古典学人才为己任。不出意外地，威廉姆斯中学毕业后就选择了牛津。牛津大学课程丰富，既有语言和文学，也有历史和哲学。威廉姆斯觉得这样丰富的课程非常适合他对知识的追求，尤其是在古典学之外还可以接触到哲学。正是基于这样的训练背景，威廉姆斯日后成为一名对古典学颇有研究的哲学家。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牛津正是英国哲学和世界哲学的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作为逻辑实证主义重心的维也纳小组主要成员几乎全都流向了英国和美国。在威廉姆斯进入牛津学习的那个时期，牛津拥有五十多位哲学家，超过了英国所有职业哲学家数量的四分之一。而且其声名与创造性也是首屈一指的。我们现在所津津乐道的20世纪语言哲学，也即我们常说的20世纪分析哲学的主要干将在这时几乎全部都会聚在这里。那个时候，艾耶尔的逻辑实证主义观点尽管已经开始受到反驳，但它对哲学古老问题所采取的蔑视态度依然很流行。维特根斯坦晚期哲学正处于成熟时期，其手稿被到处传抄，广为流传；J. L. 奥斯汀的日常语言哲学刚赢得一大批非常忠实的追随者；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吉尔伯特·赖尔就已经是推动语言哲学转向的核心人物，到了20世纪50年代赖尔出版了《心的概念》，该书的反笛卡儿立场得到了人们的热烈讨论；随后，彼特·斯特劳森也开始在哲学舞台上崭露头角。当然，不用说，尽管已经年迈，但是作为半个世纪以来英国哲学引路人的罗素仍然在世，并且仍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着英国哲学的

发展。

一开始，威廉姆斯为牛津分析哲学的承诺所激动。分析哲学对于哲学中的形而上学有着特别的拆解雄心。他曾经回忆说：“当你拆解这些哲学问题时，你会发现，许多传统哲学问题还没有解决就已经消失了。这一承诺激动人心，的确有人说过，不出五十年，所有的哲学问题都将终结。”但是分析哲学反历史的倾向和对于机巧的推崇让威廉姆斯很快警觉。他意识到，在做哲学的时候，机巧是必要的，但是单有机巧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时候，他反而非常赞赏其指导教师赖尔的观点，对于任何主义和流派都要保持警惕。威廉姆斯从赖尔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赖尔的开放态度让他认识到，有着很多种的哲学问题，也有着很多种的对于哲学问题的论证方法，至于你怎么称呼这种哲学，这并不是问题。执着于一种固定的分类注定会误导人。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曾经回忆到其导师的一段经历，用以提醒自己防止这种简单化倾向。这篇文章提到赖尔有一次去德国讲学，在演讲完成后，观众席的后排站起来了一位年轻人，这位年轻人对赖尔说：“赖尔先生，您今天讲的一切我都非常赞成。可是我已经是一名康德主义者了。”很显然，赖尔之所以给他的学生们提到这个经历，他是想回答说：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威廉姆斯的机敏给予他当时的老师以非常深刻的印象。有老师就回忆说，威廉姆斯在听你讲话时，你的话还没有结束，他就已经把握到你的全部要点了。而且他甚至还已经为你的各种可能回答准备了可能的回应。这也就难怪，1951年，威廉姆斯是以“祝贺性的一等荣誉学位”的殊荣而毕业的。据说在他的文科硕士学位论文答辩时，在场的答辩委员不但没有提出任何疑问，相反，倒给了他起立鼓掌的殊荣。也正是在这样的背

景熏陶中，威廉姆斯开始对哲学产生浓厚的兴趣。

威廉姆斯在毕业后不久，就响应号召参加了英国皇家空军，前往加拿大进行飞行训练。他花了整整一年时间练习驾驶喷火式战斗机，很快就具备了异常精湛的驾驶技术。在一年服务期满后，他获得了众灵学院授予他的一份奖学金，成为那个学院的临时研究员，在那里一直待到 1954 年。1955 年，威廉姆斯与雪莉·布里顿-卡特林（Shirley Brittain-Catlin）结婚。他们二人早在牛津读书期间就已经认识。威廉姆斯在北美参加飞行训练时，雪莉正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威廉姆斯利用假期与雪莉在纽约见面。经过几年的交往，他们从相互欣赏的朋友发展成为恋人。结婚后，雪莉成为《金融时报》的一名记者，而威廉姆斯则成为牛津新学院的一名研究员。在 1958 年至 1959 年期间，威廉姆斯应邀在加纳大学担任了一年的访问讲师。回国之后，为了满足自己妻子的政治抱负（雪莉曾是英国工党内部的一名活跃分子），他离开牛津来到伦敦，先是在伦敦大学学院担任讲师，从 1964 年开始，他成为伦敦大学贝德福德学院的哲学教授。

在这期间，威廉姆斯抛弃了“哲学家可能会迅速地使自己变得多余”的这种流行说法（对于哲学的这种消极看法曾经促使以赛亚·伯林在二战之后放弃哲学，转而着手思想史研究），决定潜心研究为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的哲学家们所忽视的领域。1962 年，他写下了《平等的观念》这篇颇有影响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这位工党成员用“其他政策都是不合理的”为论据对一种平等主义的财富分配观点提出论证。这篇文章促发了西方知识界有关社会公平问题的思考与讨论，威廉姆斯以自己的工作为政治哲学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复兴作出了引导性贡献。沃尔泽称《平等的观念》这篇论文“是我自己思考分配正义的

起始点之一”。十多年之后，诺齐克在其著作《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称由威廉姆斯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论证是“一种近年来最受哲学家们注意的论据”。在“个人同一性”这个现在已为大家广泛关注的哲学问题上，威廉姆斯也贡献出了属于自己的开创性研究。

1967年，威廉姆斯38岁的那一年，他离开伦敦大学，成为剑桥大学奈特布里奇哲学讲席教授和国王学院的研究员。其第一部著作《道德：伦理学导论》于1972年出版。当时的英国哲学界沉迷于元伦理学问题，热衷于追问“道德判断的本质是什么”“能够有道德知识吗”这样的问题，而对堕胎、饥荒、女性主义这些已经变得很现实的伦理问题毫不关心。在谈到他的这本书时，他说：“我拒绝这种讨论道德的方式，好像道德完全是一种抽象的东西似的。那种讨论问题的方式令人厌烦、毫无意义！写这本书也让我意识到，我讨厌功利主义。我曾经有着很虔敬的功利主义观点，但我逐渐认识到后果主义的推理只能把你不断引向错误的方向。”

威廉姆斯与雪莉后来产生了裂痕。威廉姆斯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而他的妻子则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1974年，威廉姆斯在与雪莉离婚后与帕特里夏·斯金纳结婚。帕特里夏·斯金纳是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哲学编辑，之前曾是剑桥大学政治理论家和历史学家昆廷·斯金纳的妻子。1979年，威廉姆斯被推举为不需要承担教学任务的国王学院院长，直到1987年最终离开剑桥大学为止。

早在20世纪70年代，威廉姆斯与伯林就已经结为朋友。二人对于价值多元主义有着共同的信念，并且也曾经共同撰文反驳和澄清对于价值多元主义的种种误解。以赛亚·伯林自己曾经是牛津哲学的圈内人物。伯林后来回忆说：“后来逐渐被

称为‘牛津哲学’的那种哲学倾向主要产生于一小群年轻的牛津哲学家的每周一次的讨论。”大约在1937年春到1939年夏之间，在奥斯汀的提议下，艾耶尔、伯林、汉普什尔、奥斯汀、唐纳德·麦克纳布（D. Macnabb）、伍兹利（A. D. Woozley）和唐纳德·麦金农（D. MacKinnon）七人，每周四晚饭后便在以赛亚·伯林在全灵学院的住处进行讨论。奥斯汀一直是这个讨论班的灵魂人物，而以赛亚·伯林则和此前几个年头一样，一直在扮演着哲学上的调解人的角色。除了这个小范围的讨论，伯林还多次与奥斯汀一起为学生开设语言哲学讨论课程。

伯林后来宣称退出哲学，转而专心从事观念史研究。真正促使伯林发生转向的是他对分析哲学缺陷的反省。他在二战后期与后来成为哈佛大学教授的H. M. 舍菲尔（H. M. Sheffer）有过一席谈话。舍菲尔是一位著名的数理逻辑学家，当时伯林正在为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工作。舍菲尔告诉伯林说，在他看来，只有两种哲学能够指望有着知识上的持续积累（自逻辑实证主义兴起以来，知识的可积累性已经成为知识界普遍认可的一种学术理想，学术研究缺乏进步被认为是传统哲学的重大缺陷）。一种是逻辑。在这一学科内，新发现和新技术不断取代旧有学说，这里存在着与自然科学和数学一样的真正的知识进步。另外一门学科就是心理学，这是一种经验的研究，很显然，它也是可以稳步积累性地得到发展的。“当然，哲学史也是有积累的，但是哲学史并不是哲学本身的一个部分；至于逻辑和心理学，它们之不同于哲学的，正是知识进步和知识积累这一观念。”舍菲尔还判断说：“至于认识论研究，或伦理学研究，没有意义；这不是上述意义上的那种研究。”尽管伯林并不同意舍菲尔的话，但是舍菲尔的基本看法还是给伯林留下了深刻印象。伯林一直也在为分析哲学背景下哲学的身份和

哲学的生存前景问题感到困扰。他反复思考舍菲尔的说法：“我逐渐认定，应该选择一个有望在生命结束时比在其开始时知道得要多的领域。所以我就离开了哲学领域，进入了观念史领域；多年来，这个领域一直吸引着我的兴趣。”

威廉姆斯后来认为伯林提出的退出了哲学，转而从事观念史研究的说法并不准确。相反，是哲学本身出了问题，我们现在需要一种有历史的哲学。而“哲学需要历史”和“有历史的哲学”的主张，同样也是威廉姆斯对于当代哲学进行反思后给出的一个有贡献的主张。威廉姆斯还为伯林的《概念与范畴》一书作序，极力推荐伯林这本早年论文集的出版。

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威廉姆斯就经常前往美国授课。早在 1986 年春季学期，他就已经应邀担任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哲学系的密尔斯讲席访问教授，并于 1986 年 7 月 1 日正式加入伯克利哲学系。1988 年 1 月 1 日，他被任命为梦露·多伊奇讲席教授。在 1989 年春季学期期间，他还担任该校古典学系的萨瑟尔讲席教授，并在这个讲席的赞助下进行了系列演讲，该演讲后来以《羞耻与必然性》为题出版。萨瑟尔讲席被视若古典学中的诺贝尔奖。当时的古典学系主任 A. A. 朗曾经盛赞：“我们伯克利的古典学家再也找不出一位能像威廉姆斯那样对古典文学充满着富有感染力的热情的古典学家了。”

也正是在美国停留这段时期，威廉姆斯接触了美国的政治生活和政治理论与法学理论。这段经历给了他非常特殊的印象，也让他开始对于政治生活和政治理论有了更多的特别看法。首先，作为一个外来者，威廉姆斯感觉到自己成了一种政治生活的旁观者。这种政治生活就在你身边发生着，但是它与你没有任何关系。这也促使他后来再次返回英国。尽管他曾经因为自己的政治立场而对以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表示

不满，但是他也认识到，政治生活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生活，局外人与事中人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经验。其次，他在美国的阅读与写作讨论，以及他与美国学者的接触让他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美国的政治理论中充满着一种二元张力。威廉姆斯称其为一种“摩门教式的”张力。他发现在美国的政治学系，人们的核心概念是权力以及权力的运行，而在美国的法律学界，则充满了道德词汇以及道德的考量。一方面是对赤裸裸的现实政治的关注与研究，另一方面则是对社会规则产生的来源所作出的羞答答的道德阐释。这样的经历促使他转向对政治哲学的关注，并且最终促成了他《政治中的现实主义与道德主义》等文章的出现。他自己也多次私下声称要转向政治哲学研究。

1990年，威廉姆斯返回英国，并在1991年接任他以前的导师里查德·黑尔（Richard Hare）的牛津大学怀特道德哲学讲席教授职位，直到他1996年从这个职位退休。退休之后，牛津众灵学院再次邀请他成为该学院的研究员。在这期间，他每年都会在牛津与当时来讲学的美国著名法哲学家德沃金共同开设讨论班。讨论班的主题是法哲学与政治哲学，尤其是道德在法律中的位置与作用的问题。他们二人的分歧在其后来纪念伯林去世的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可窥一斑。而作为伯克利的终身教授，威廉姆斯仍然继续与美国学术界保持着联系，他经常在那里授课，并在那里结交了很多密友。2003年6月10日，他在罗马的短期度假期间，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享年74岁。

威廉姆斯生前出版了多部著作和论文集，并与他人一起合作编辑出版了多部专题性质的论文集。1972年，他出版了《道德：伦理学导论》一书，这是一本介绍性的著作。1973年，他的《自我问题》一书出版，该书收集了他在1956年至1972年期间所写的哲学论文，主要探究了一系列与“自我”有关的形

而上学问题及其伦理含义。其中也包括当时已经影响范围颇为广泛的《平等的观念》一文。同年，他与斯马特合写的《功利主义：赞成与反对》出版，威廉姆斯在“功利主义批判”这部分对于功利主义的完备性和有效性提出了质疑，认为功利主义在这些问题上远没有给出充分合理的回答。1978年，威廉姆斯出版了《笛卡儿：纯粹探究计划》一书，该书是他在认识论领域所作出的一项最为坚实的工作，其中有关绝对客观知识可能性的观点成为影响威廉姆斯相关研究的重要主张。

1981年的《道德运气》一书收入了他在1973年至1980年期间所写的哲学论文。其中的《道德运气》和《内在理由与外在理由》等文章所提出的主张，在当时已经广泛影响了伦理学问题的讨论，并且迅速成为最近几十年来伦理学研究的经典文献。他于1985年所出版的《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一书，就自己对伦理学和人类生活的看法提出了系统和统一的阐述，并对作为“一种奇特体制”的康德伦理学提出了全面批评。该书成为威廉姆斯的一部代表作品。1993年，他此前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萨瑟尔讲席的系列演讲以《羞耻与必然性》为题出版。这是一部研究古希腊伦理学的论著，他在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我内心深处的伦理信念往往更像古希腊的伦理思想，而不那么像后启蒙运动的“道德体系”。1995年，论文集《理解人性》出版。这部文集对道德心理学和伦理知识的本质提出了深入思考，并且在其第二部分提出了以自然主义的方式和心理学的方法来展开伦理学讨论的可能性。2002年，《真与真实》一书出版。在这本书中，威廉姆斯提出，任何人类社会都不可避免地要把真理和真实性接受为有价值的东西，把诚实和准确接受为美德。威廉姆斯还在本书中传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便在政治生活中真理难辨，我们仍然追求一种真实

感。威廉姆斯去世后，普林斯顿大学于2005年和2006年连续出版了威廉姆斯三本哲学论文集：《泰初有为》《既往的意义》和《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哲学》。另外，耶鲁大学出版社还在2006年出版了他的《论歌剧》一书。

除了其个人著作外，他还于1966年与蒙蒂菲奥里（A. C. Montefiore）合作编辑出版了《英国分析哲学》，于1982年与阿玛蒂亚森合作编辑出版了《功利主义及其超越》。威廉姆斯一生著作勤奋，前后有一百六十余篇的哲学论文、七十余篇的书评、二十余篇报刊文章发表。另外，威廉姆斯还参与或主笔了他所服务的公共机构起草的调查报告五部。

他在英国国家歌剧院理事会任职长达二十年之久，并一度担任该歌剧院的艺术指导。在1965年到1970年期间，他是英国公立学校委员会的成员；从1976年到1978年期间，他是皇家赌博问题委员会的成员；从1977年到1979年，他是淫秽作品和电影审查问题委员会的主席。他曾戏称他所参与的这些社会组织都是“与主要的恶习——赌博、药物、淫秽作品和公立学校——打交道的”。在他担任淫秽作品和电影审查问题委员会主席期间，他将密尔的“伤害原则”应用于这一问题的解决，认为“没有任何行为应该受到法律的压制，除非人们能够合理地断定它对某个人造成了伤害”；他也在调查报告里陈述了他的调查发现，即性犯罪和色情文学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得到有效证据的证明。在以他的名义提交的一份报告中，他这样写道：“色情文学在影响社会中的作用不是很重大……认为它很重大就是不合理地用这个问题来掩盖我们的社会今天所面临的很多其他问题。”在任教于伯克利期间，他曾担当过各种代表机构的成员，积极地参与了很多跨学科的讨论组和讨论会，如与电影、法律和人权这种题材有关的讨论组和讨论会。在他返

回英国后，他曾服务于工党社会正义委员会，并且参与了对药物滥用行为的独立调查。

威廉姆斯的学术成就和地位得到了举世瞩目的承认。除了担任各种正式讲席职位外，他还曾经担任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等大学的访问教授。他于 1971 年被选为英国研究院（British Academy）院士，1983 年被选为美国人文与科学研究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外籍院士，并在 1999 年因为在哲学上的重大贡献而被英国王室授予爵士称号。此外，他还获得了爱尔兰都柏林大学、苏格兰阿伯丁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以及芝加哥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

威廉姆斯的哲学成就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受到了哲学家们的关注。努斯鲍姆回忆说：“20 世纪 70 年代，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演讲和介入行动，一系列关于道德和个人身份认同的卓越论文，使威廉姆斯名声在外，这时他开始出版他的著作，这些著作改变了英国的道德哲学。”而早在 1995 年，奥瑟尔姆与哈里森（J. E. J. Altham and Ross Harrison）就曾经共同编辑了《世界、心灵与伦理》的学者讨论文集，以纪念和讨论威廉姆斯的一些重要伦理观念与哲学思想。2007 年，托马斯（A. Thomas）编辑出版了学者讨论文集《伯纳德·威廉姆斯》一书，收入剑桥“当代哲学聚焦”系列。2009 年，考尔卡特（D. Callcut）编辑出版了学者讨论文集《读懂威廉姆斯》。2012 年，胡尔与朗（Ulrike Heuer and Gerald Lang）编辑出版了学者讨论文集《运气、价值与承诺》。另外，美国的詹金斯（Mark P. Jenkins）还著有《伯纳德·威廉姆斯》专著，2006 年出版。最近几年，几乎每隔一年都有关于威廉姆斯哲学思想的讨论会召开。2015 年 7 月，英国开放大学与牛津大学哲学系还联合召开学术研讨会，隆重纪念威廉姆斯名著《伦理学与哲学的限

度》出版三十周年。相关的论文研究更是深入威廉姆斯思想的各个方面。当代著名的思想家如阿玛蒂亚森、查尔斯·泰勒、T. M. 斯坎伦、麦克·道威尔、雷蒙·盖斯、约瑟夫·拉兹、西蒙·布莱克本、玛莎·努斯鲍姆等，都在不同方面对威廉姆斯思想进行了阐释与批评。

性情、本真与偶然、竞争

理解威廉姆斯的思想有几个关键点。首先，威廉姆斯有着自己对于人的期望与假设。我们可以从他的“完整的人生计划”、人的完整性、性情说与本真说等方面来把握这种期望与假设。基于这些基本期望与假设，威廉姆斯认为伦理学不是要回答人类面临着什么样的道德义务，而是要回答“我如何生活”这样的问题。其次，这样的假设决定了威廉姆斯在哲学上对于系统化的理论抱着一种批评态度，认为这些系统化的理论破坏了人的完整性。作为这种系统化理论的代表，理性主义与道德主义成为威廉姆斯哲学所批评的中心。尼采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语录，这段语录可以说同样代表了威廉姆斯的取向：“我的修养，我的偏爱，我对一切柏拉图主义的治疗，始终是修昔底德。修昔底德，也许还有马基雅维里的学说，因其毫不自欺的以及在实在中而不是在‘理性’中，更不是在‘道德’中发现理性的绝对意愿，而与我血缘最近。”尼采将修昔底德称为“古希腊人本能中那种强大的、严格的、坚硬的求实精神的伟大总结和最后显现”。这段话可以一语两用。它不但表达了威廉姆斯对于理性主义和道德主义的批评态度，而且也表达出了威廉姆斯对于现实主义的青睐。这种青睐集中体现在了威廉姆